

劉汝霖著

漢晉學術編年

中冊

中華書局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41133

1141133



漢晉學術編年卷之四

東漢

世祖光武皇帝

名秀，字文叔。南陽蔡陽人。高祖九世孫，景帝子長沙定王發後，討王莽滅羣雄爲天子，在位三十三年。

建武元年乙酉（二五）

崔篆作易林

篆涿郡平安人也，王莽時爲郡文學，以明經徵詣公車，太保甄豐舉爲步

兵校尉，篆辭曰：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，戰陳不訪儒士，此舉奚爲至哉？』遂投劾

歸。莽嫌諸不附己者，多以法中傷之。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，位至大司空，母師

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。莽寵以殊禮，賜號義成夫人，金印紫綬文軒丹轂，顯於新世

。後以篆爲新建大尹，篆不得已，乃嘆曰：『吾生無妄之世，值澆弊之君，上有老

母，下有兄弟，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。』乃遂單車到官，稱疾不視事，三年不行

縣，門下掾倪敞諫，篆乃強起班春。所至之縣，獄犴填滿，篆垂涕曰：『嗟乎！刑罰不中，乃陷人於罪，此皆何罪而至於此？』遂平理，所出二千餘人，掾吏叩頭諫曰：『朝廷初政，州牧峻刻，宥過申枉，誠仁者之心。然，獨爲君子，將有悔乎？』篆曰：『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，君子謂之知命，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，蓋所願也。』遂稱疾去。至是，朝廷多薦言之者，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。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，慚愧漢朝，遂辭歸不仕。客居滎陽，閉門潛思，著周易林六十四篇，用決吉凶，多所占驗。

臨終作賦以自悼，名慰志。（七錄有崔篆集一卷）
生子毅，以疾隱身不仕。毅生翺，字亭伯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崔駰傳

班彪作王命論

彪字叔皮，扶風安陵人。祖況，爲左曹越騎校尉，有女爲成帝婕妤，

又生三子；伯，游，穉。伯少受詩於師丹，後受尚書論語於鄭寬中張禹，既通大義，又講同異於許商。官至侍中，早卒。游博學有俊材，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，以對策爲議郎，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，與劉向校秘書。每奏事，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

，上器其能，賜以秘書之副。

時書不布，故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而不許。

亦早卒，生子曰嗣。嗣官至廣

平相，生彪。彪幼與嗣共遊學。家有賜書，內足於財，好古之士，自遠方至。父黨楊子雲以下，莫不造門。嗣雖修儒學，然貴老莊之術。桓譚欲借其書，嗣報曰：『若夫莊子者，絕聖棄智，修生保真，清虛澹泊，歸之自然。獨師友造化，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。漁釣於一壑，則萬物不奸其志。栖遲於一丘，則天下不易其樂。不註聖人之罔，不黜騷君之餌，蕩然肆志，談者不得而名焉，故可貴也。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，繫名聲之羶鎖，伏周孔之軌躅，馳顏閔之極擊，既繫繫於世教矣，何用大道爲自眩曜？昔有學步於邯鄲者，曾未得其髣髴，又復失其故步，遂匍匐而歸耳。恐似此類，故不進。』嗣之行已持論如此。彪則惟學儒道，年二十，遭王莽敗。及帝即位於冀州，隗囂據冀擁衆，招輯英俊。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，天下雲擾。大者連州郡，小者據縣邑。囂問彪曰：『往者周亡，戰國並爭，天下分裂，數世然後適定，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？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？願先生論之。』對曰：

：『周之廢興與漢異。昔周立爵五等，諸侯從政，本根既微，枝葉強大。故其末流，有從橫之事，其勢然也。漢家承秦之制，並立郡縣，主有專己之威，臣無百年之柄。至於成帝，假借外家，哀平短祚，國嗣三絕，危自上起，傷不及下。故王氏之貴，傾擅朝廷，能竊號位，而不根於民。是以即真之後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。十餘年間，外內騷擾，遠近俱發，假號雲合，咸稱劉氏，不謀而同辭。方今雄桀帶州城者，皆無七國世業之資。』詩云：『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，鑒觀四方，求民之莫。』今民皆謳吟思漢，鄉仰劉氏，已可知矣。』囂曰：『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，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，而謂漢家復興，疏矣。昔秦失其鹿，劉季逐而擒之，時民復知漢庫？』彪既感囂言，又傷時方艱，迺著王命論。其辭曰：『昔在帝堯之禪，曰：『咨爾舜，天之歷數在爾躬，』舜亦以命禹。暨於稷契，咸佐唐虞，光濟四海，奕世載德，至於湯武而有天下。雖其遭遇異時，禪代不同，至於應天順民，其揆一也。是故劉氏承堯之祚，氏族之世，著乎春秋，唐據火德而漢紹之，起自沛澤，則

神母夜號，以章赤帝之符。由是言之，帝王之祚，必有明聖顯懿之德，豐功厚利積累之業。然後精誠通於神明，流澤加於生民，故能爲鬼神所福饗，天下所歸往。未見運世無本，功德不紀，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。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，不達其故，以爲適遭暴亂，得奮其劍。游說之士，至比天下於逐鹿，幸捷而得之。不知神器有命，不可以智力求也。悲夫！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。若然者，豈徒闇於天道哉？又不觀之於人事矣。夫餓饉流隸，飢寒道路，思有短褐之襲，儋石之畜。所顧不過一金，然終於轉死溝壑，何則？貧窮亦有命也。況摩天子之貴，四海之富，神明之祚，可得而妄處哉？故雖遭罹阨會，竊其權柄，勇如信布，彊如梁籍，成如王莽，然卒潤鋒伏質，亭醢分裂，又況玄庸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？是故驚蹇之乘，不騁千里之塗；燕雀之嘯，不奮六翮之用；竊枕之材，不荷棟梁之任；斗筭之子，不秉帝王之重。易曰：「鼎折足，覆公餗。」不勝其任也。當秦之末，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。嬰母止之曰：「自吾爲子家婦，而世貧賤，卒富貴不祥。不如以兵屬

人，事成少受其利，不成禍有所歸。」嬰從其言，而陳氏以寧。王陵之母，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。是時陵爲漢將，而母獲於楚。有漢使來，陵母見之，謂曰：「願告吾子，漢王長者，必得天下。子謹事之，無有二心。」遂對漢使伏劍而死，以固勉陵。其後果定於漢，陵爲宰相封侯。夫以匹婦之明，猶能推事理之致，探禍福之機，而全宗祀於無窮，垂策書於春秋，而況大丈夫之事乎。長故窮達有命，吉凶由人。嬰母知廢，陵母知興，審此二者，帝王之分決矣。蓋在高祖，其興也有五：一曰帝堯之苗裔，二曰體貌多奇異，三曰神武有徵應，四曰寬明而仁恕，五曰知人善任使。加之以信誠好謀，達於聽受，見善如不及，用人如由己，從諫如順流，趣時如響赴。當食吐哺，納子房之策；拔足揮洗，揖鄴生之說；寤成卒之言，斷懷土之情；高四皓之名，割肌膚之愛；舉韓信於行陳，收陳平於亡命；英雄陳力，羣策畢舉，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。若迺靈瑞符應，又可略聞矣。初，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，震電晦冥，有龍蛇之怪。及其長而多靈，有異於衆。是以王武

感物而折券，呂公觀形而進女，秦皇東遊以厭其氣，呂后望雲而知所處。始受命則白蛇分，西入關則五星聚。故淮陰留侯，謂之天授，非人力也。歷古今之得失，驗行事之成敗，稽帝王之世運，考五者之所謂。取舍不厭斯位，符瑞不同斯度，而苟昧於權利，越次妄根，外不量力，內不知命，則必喪保家之主，失天年之壽，遇折足之凶，伏鉄鉞之誅。英雄誠知覺悟，畏若禍戒，超然遠覽，淵然深識，收陵嬰之明分，絕信布之覬覦，距逐鹿之謬說，審神器之有授，毋貪不可幾，爲二母之所笑。則福祚流於子孫，天祿其永終矣。』知隗囂終不悟，迺避地於河西，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，深敬待之，按以師友之道。彪乃爲融畫策事漢，總河西以拒隗囂。

【出處】漢書敘傳 後漢書班彪傳

二年丙戌（二一六）

始正火德色尚赤徵通內識者。自西漢之初，庶事草創，惟一叔孫通略定朝廷之儀，若正朔服色郊望之事，數世猶未章焉。至於孝文，始以夏郊。而張蒼據水德，公孫臣

賈誼更以爲士德，卒不能明。孝武之世，文章爲盛，太初改制，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賈誼之言，服色數度，遂順黃德。彼以五德之傳，從所不勝。秦在水德，故謂漢據土而克之。劉向父子以爲帝出於震，故包羲氏始受木德。其後以母傳子，終而復始。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，而漢得火焉。故高帝始起，神母夜號，著赤帝之符，旗章遂赤，自得天統矣。昔共工氏以水德間於木火，與秦同運，非其次序，故皆不永。向歆雖有此議，時未施行。哀帝時，有河圖赤伏符云：『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鬬野，四七之際火爲主。』劉歆遂改名爲秀以應之。至是，帝以己之即位，與讖相應，篤信其說，遂案圖讖推五運，漢爲火德。周蒼漢赤，木生火，赤代蒼，故制郊祀於城南，行夏之時，犧牲尙黑，明火德之運，徽幟尙赤，四時隨色，郊祀帝堯以配天，宗配高祖以配上帝。下詔求通內讖二卷者，不得。而博士薛漢則僅奉詔校定而已。薛漢者，字公子，淮陽人也。世習韓詩，父子以章句著名。漢少傳父業，尤善說災異讖緯，教授常數百人。至是，爲博士，受詔校定圖讖。

當世言詩者，推漢

爲長，永平中，爲十乘太守，政有異迹。後坐楚事，辭相連，下獄死。弟子稷爲杜撫和，會稽滄書敬伯，鉅鹿韓伯高，最知名。

【出處】

漢書郊祀志傳贊

後漢書光武紀

儒林薛漢傳

華陽國志薛漢傳

尹敏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。

敏字幼季，南陽堵陽人也。少爲諸生，初習歐陽尙書，後

受古文，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。至是，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，略謂『六診作見，若是供御帝用不差，神則大喜，五福乃降，用章於下。若不供御，六罰既侵，六極其下。明供御則天報之福，不供御則災禍至。欲尊六事之體，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，合六事之揆，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輻輳害也。』時帝方草創天下，未遑其事，命敏待詔公車，拜郎中，辟大司空府。帝以敏博通經記，令校圖讖，使綰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。敏對曰：『讖書非聖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別字，頗顯世俗之辭，恐疑誤教生。』帝不納。敏因其闕文增之曰：『君無口，爲漢輔。』帝見而怪之，召敏問其故。敏對曰：『臣見前人增損圖書，敢不自量，竊幸萬一。』帝深非之，雖竟不罪，而亦以此沈滯。後三遷長陵令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儒林尹敏傳 五行志注引續漢書

包咸舉孝廉。光武即位，咸歸鄉里。太守黃讜署戶曹史，欲召咸入授其子。咸曰：

『禮有來學，而無往教。』讜遂遣子師之。府君行春，咸留守，郡君綠樓探雀卵，咸責數之，以春日不破卵乘危，非子道也，遂杖二十舉孝

廉，除郎中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包咸傳 北堂書鈔二十七引吳錄

牟長爲博士。長字君高，樂安臨濟人也。其先封牟，春秋之末，國滅，因氏焉。少習

歐陽尚書，不仕王莽。至是，大司空宋弘特辟，拜博士。稍遷河內太守，坐墾田不實免。

者常有千餘人，著錄前後萬人。著尚書章句，皆本之歐陽氏，俗號爲牟氏章句，十四年復徵爲中散大夫，賜告一歲，卒於家。子紆，又以隱居教授，門生千人，肅宗聞而徵之，欲以爲博士，道物故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儒林牟長傳

范升拜議郎。范升字辯卿，代郡人。少孤，依外家居。九歲通論語孝經，及長，習梁

丘易老子，教授後生。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。後令乘傳使上黨，遂與漢兵

會，因留不還。至是，光武徵詣懷宮，拜議郎，遷博士。上疏讓曰：『臣與博士梁

恭，山陽太守呂羌，俱修梁丘易。二臣年並耆艾，經學深明。而臣不以時退，與恭並立。深知羌學又不能達。慚負二老，無顏於世，誦而不行，知而不言，不可聞口以爲人師。願推博士以辟恭羌。」帝不許，然由是重之，數詔引見，每有大議，輒見訪問，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范升傳

桓譚爲議郎。初，譚於王莽時爲掌樂大夫，更始立，召拜太中大夫。帝即位，徵譚待詔，上書言事，失旨不用。至是，帝問大司空弘通博士之士，弘乃薦譚才學洽聞，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。於是召譚拜議郎，給事中。帝每讌，輒令鼓琴，好其繁聲。弘聞之，不悅，悔於薦舉。伺譚內出，正朝服，坐府上，遣吏召之。譚至，不與席而讓之曰：「吾所以薦子者，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。而今數進鄭聲，以亂雅頌，非忠正者也。能自改邪，將令相舉以法乎？」譚頓首辭謝良久，乃遣之。後大會羣臣，帝使譚鼓琴，譚見弘，失其常度。帝怪而問之。弘乃離席免冠謝曰：「臣所以薦

桓譚者，望能以忠正導主，而令朝廷耽悅讎聲，臣之罪也。」帝改容謝，使反服，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桓譚傳

宋弘傳

三年丁亥（二一七）

桓為汝南太守

桓素好學，既治郡清靜無事，乃修鄉校，教生徒，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業焉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寇恂傳

張玄舉明經

玄字君夏，河內河陽人也。少習顏氏春秋，兼通數家法。至是，舉明經

，補弘農文學。

遷陳倉縣丞，清淨無欲，專心經書，方其講問，乃不食終日。及有難者，輒為張敞家

知官曹處，吏白門下責之。時右扶風張舉邪除業亦大儒也，聞玄諸生，試引見之與語，大驚曰：「今日相遭，真解曉矣。」遂請上堂，難問極日。後玄去官，舉孝廉，除為郎。會顏氏博士缺，玄試策第一，拜為博士，居數月，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翼氏，不宜專

嚴氏博士，帝武且令還朝，未及還而卒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儒林張玄傳

四年戊子（二八）

議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。

初尚書令韓詵上疏，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。詔下其

議。至是年正月，朝公卿大夫博士，見於雲臺。帝謂范升曰：「范博士可前平說」

升起對曰：「左氏不祖孔子而於丘明，師徒相傳，又無其人。且非先帝所存，無

因得立。」遂與韓詵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，日中乃罷。升退而奏曰：「臣聞

，主不稽古，無以承天。臣不述舊，無以奉君。陛下愍學微缺，勞心經藝，情存博

聞，故異端競進。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，羣下執事，莫能據正。京氏既立，費氏

怨望。左氏春秋，復以比類，亦希置立。京費已行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，又有騶

夾。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，高氏騶夾，五經奇異，並復求立。各有所執，乖戾分

爭。從之則失道，不復則失人，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。孔子曰：博學約之，弗叛

矣夫。夫學而不約，必叛道也。顏淵曰：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孔子可謂知教。顏

淵可謂善學矣。老子曰：學道日損，損猶約也。又曰絕學無憂。絕末學也。今費左

二學，無有本師，而多反異，先帝前世有疑於此，故京氏雖立，輒復見廢。疑道不可由，疑事不可行。詩書之作，其來已久，孔子尙周流遊觀，至於知命，自衛反魯，乃正雅頌。今陛下草創天下，紀綱未定。雖設學官，無有弟子。詩書不講，禮樂不修，奏立左費，非政急務。孔子曰：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傳曰：聞疑傳疑，聞信傳信，而堯舜之道存。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，信先帝之所信，以示反本，明不專已。天下之事，所以異者，以不一本也。易曰：天下之動，貞夫一也。又曰：正其本，萬事理。五經之本，自孔子始。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。』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。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，謬孔子言，及左氏春秋不可錄，三十一事。詔以下博士。廣信陳元字長孫，陳欽之子。少傳父業，爲之訓詁，銳，至不精覃思與鄉里通，以父任爲郎，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，詣闕上書曰：「陛下撥亂反正，文武並用。深愍經藝謬雜，眞僞錯亂。每臨朝日，輒延羣臣講論聖道，知丘明至賢，親受孔子，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，故詔立左氏，博詢可否，示不專已，盡之羣下也。今論者沉溺所習，翫守舊聞，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

之道。左氏孤學少與，遂爲異家之所覆冒。夫至音不合衆聽，故伯牙絕弦。至實不同衆好，故卞和泣血。仲尼聖德，而不容於世，況於竹帛餘文，其爲雷同者所排，固其宜也。非陛下至明，孰能察之！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，凡四十五事。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，皆斷截小文，蝶黷微辭，以年數小差，掇爲巨謬。遺脫纖微，指爲大尤。挾瑕摘釐，掩其弘美。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。升等又曰：先帝不以左氏爲經，故不置博士，後主所宜因襲。巨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，則盤庚不當遷於殷，周公不當營洛邑，陛下不當都山東也。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，衛太子好穀梁，有詔詔太子受公羊，不得受穀梁。孝宣皇帝在民間時，聞衛太子好穀梁，於是獨學之。及即位，爲石渠論，而穀梁氏與至今與公羊並存。此先帝後帝，各有所立，不必其相因也。孔子曰：純儉，吾從衆。至於拜下，則違之。夫明者獨見，不惑於朱紫，聽者獨聞，不謬於清濁。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，師曠不得新聲移耳。方今干戈少弭，戎事略戢，留思聖藝，眷顧

儒雅。採孔子下拜之義，卒淵聖獨見之旨，分明白，建立左氏，解釋先帝之積結，淘汰學者之累惑。使基業垂於萬世，後進無復狐疑，則天下幸甚。巨元愚鄙，常傳師言。如得以謁召見，俯伏庭下，誦孔氏之正道，理丘明之宿冤，若辭不合經，事不稽古，退就重誅，雖死之日，生之年也。』書奏下其議。范升復與元相辯難，凡十餘上。帝卒立左氏學，太常選博士四人，元爲第一。帝以元新忿爭，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。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，論議謹譁。自公卿以下，數廷爭之。會封病卒，左氏復廢。

【出處】漢書范升傳 陳元傳

伏恭爲劇令。恭字叔齊，琅邪東武人，司徒伏湛之兄子也。湛之弟躡無子，以恭爲後，恭性孝，事所繼母甚謹，少傳黯學，以任爲郎。至是除劇令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儒林伏恭傳

五年己丑（二一九）